敘董太史小品

才兼之難也以文人而遊

藝逸少不能兼繪摩詰不

能兼書兼之者爲蘇長公

又以文掩藝其他才藝或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可稱而短于行則又不堪
指數矣葢造化嫉全鬼神
妬盈類然也明興多才唯
雲間董太史其名則自宮
掖衿紳下及販夫游子無

不珍之重之爲今之長公而才蕤又不相掩讀其文類不作釵脚漏痕麻皮劈皺寓奇于平化拙爲巧融板爲逸飄然如雲中鶴澹

然如林着烟艷冶美人容
與林間蕭騷逸士婆娑泉
石誰謂短幅殘縑不與拱
璧爭價哉壓右軍之遺墨
殘縑剩幅一字一金薄右

丞之點染小積寒沙一景
一絕即與長公小品共讀
之爲一爲兩當亦無從辨
者
壬申冬翠娛閣主人陸雲

龍題

陸氏

翠娛閣評選董思白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樾館詩選序
○○○何士抑居盧集序
○○○石居士詩選序
○○○劉向說苑序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沈公路文集序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序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記

○○○光岳樓記
○○○兎柴記
○○○潮州福山仁壽院長生殿記
○○○清江主政韻巖顧公去思碑記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題詞

〇〇〇酒顛題詞
〇〇〇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〇〇〇王竹塢詩冊題詞

翠娛閣評選董思白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讀衛霍李廣傳

議

○○○救荒弭盜議

傳

○○○星海潘公傳

引

〇〇〇八林引
〇〇〇畸墅問水詩引
〇〇〇錢象先荆南集引
〇〇〇毛司理詩冊引
〇〇〇汪然明綺集引
〇〇〇林秉齋五十詩冊引

疏

〇〇〇重脩新橋募緣疏
〇〇〇重脩積慶寺募緣疏

○○○建石殿疏

銘

○○○原心亭銘

贊

○○○緱山王太史像贊
○○○馮少墟像贊
○○○宇溪陸隱君像贊
○○○諸德祖像贊
○○○盧原甫像贊

○○○周公美像贊
○○○喬方伯像贊
○○○陳允餘像贊

文

○○○祭吳徵如年丈文
○○○祭陸君策孝廉文
○○○祭潘文學六潤文

墓表

○○○太學澹庵吳君墓表

〇〇〇名宇陳公墓碣
〇〇〇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畫思白集

翠娛閣評選諸名家小品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〇〇〇檝館詩選序

枚馬無色

將無祭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枚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多許故相如心死倦遊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之黛每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

一轉憐其
嬌弱

王之賦摹艷質而遺脩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
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覯其新集如貽桐汭五
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唐韋應物之古淡而代陶琴代
莊蝶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于才
致而儉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
綺靡爲宛轉之歌十離薛濤與高駢相失作十離歌之什巳耶
吾又聞道人監精進幢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
岳不欲僅以詩人傳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
矣

論議横生。既抗才婦于才人之上而更能抗草
衣于才婦之上。眞文人口腕

居哀思一何多是情文兼備

不可無此序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甚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于鳳凰山之麓賓客會葬如雲馬蹄地悲鳴不得前松栢楸梧儼然林立蓋士抑之産坐挫而哀思終無窮每當淒霜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紓寫之而賡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晦翁亦以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昔右軍諸帖半出于問

此解更確

洞然

病吊唁從哀戚中結法所謂淚漬老筆者其書獨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束晳晉人有補亡詩補之讀者終以未見逸詩為恨則又何怪乎士抑之有居廬草也余有傷弓之痛每置不忍讀即讀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蛩勞雁使人聞而泣下將無清歡之言難擬而愁苦之語易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葢古孝子之遺志也況其言爾雅韶麗卓然可傳余職史請授之樂官以次于白華逸篇之後

委曲出脫筆巧而艷

哀生于情詩亦發其情情不可遏可以讀禮亦何不可成詩

柴桑情不争于五斗此不奪于鹺使更誰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不有開府詩乎。曷稱居士。蓋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始爲二千石守長。以强直失當途驩。中丞臺以乘墉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咋舌自免去。當是時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旣自吳郡移守會稽。銓宰念淮鹺爲天下膏腴處。不有修士誰酌貪泉。於是公以憲職領鹺使。會有監司以苛禮裁公不爲屈。趣解印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

皂帽管寧也

士也公歸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臺察守相十旄踵門罕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爲鄉閭表當是時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踰一紀澡修闇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喬木焉封植護持自拱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膴者重公之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爲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張徐爲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作氣骨蒼勁格律沉雄者往規摹少陵卽溢爲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間乃其

彷此有老杜体裁

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槩。如林泉之作歌。衡泌而適考槃。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日營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非存欵維風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超矣。塞垣之作宣邑威靈舖張功實。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箸籌廟筭。米聚山川。惘征戍之苦辛。憤犁庭之汗漫。蓋其原出於采薇杕杜。而前後出塞之什。成於主帥之手。抑又奇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翼而飛。孤行宇宙。即一丘一壑。且另駕襄陽。況清德蓋世。勛

猷炳焉若爲之肇悅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
進文愧逾强取於世者甚寡而斟酌於古人者甚
傳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
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中丞而以居士名知中丞不足重彼山人動借
顯者爲標題謂何

比擬處亦合

○○○劉向說苑序　館課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俶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流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綱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顓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

此一奇字採拔淮南

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觀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

出中壘之隱心

指淮南之謨向則淮

聞中官外戚構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攖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葢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大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黄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

南之虛不如說苑之實

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晉楙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會南豐文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說苑平而無奇得此三可傳良足不朽

文果至此可云純粹無疵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越未出談藝者北地未著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爲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爲宗自然爲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縱橫其學無所不闚而束之以裁不爲六朝之雕繪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虛恢於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爲屈宋之怨誹蓋率

大家舉止

即此言經世石畫

爾泛應不離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閎鉅若入清廟所見無非法物若驟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比字櫛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爲哉試取其合作置諸廬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合於當日之事情諍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則有涸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暑

之衆冬之葛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居公亦何能自異及夫模擬之力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幟非王氏一家之天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較讐授梨張皇貽厥紹聞德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硯者吾必以大夫為寇冕矣

王鴻儒南陽人歷官大司徒謚文莊所著有凝齋集意其是手序中論文既不落馳騁又不落

浮靡。不淪虛誕。誠可不辱此序矣。

劉處俱是妙處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望論文人之病惟迭爲甚周望曰阮公詠懷何鬱鬱奇也余曰豈未見蘇門時什乎晉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爲著作之林道也彼潘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敵國商一穩字如遇一導師專似癖莽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怒烈士殉名與夸士死權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蓋周望恬於進力於古以余爲篤論惜其無年而

著作亦已病之藥

茲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擅幼清既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悄介深居簡出不為大人游不懸高門簿其於稱詩直酬夙好何悖尊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纏綿險韻層累連篇牘發百函篋盈九土謖謖焉嘗慮目攝者之當吾前而唇稽者之議吾後也中歳善病身名孰親然藥裹與詩筒雜然並進吐出肝肺撚斷髭鬚不惟若癖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為四愁為八苦而著作之典迄不衰止誰實迫之堅守恒度乃爾耶

籍令公路策足王塗。旰衡詞壆。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儔侶。登高吊古。不止封內山川。騁妍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富於茲集者矣。斯文人之習氣。志士之深心乎。嗣子穀似。博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內。俎豆於孫太白王履吉之間。嗟乎公路生矣。

寫出其攢眉入甕之苦心。更寓無年之嘆。

氣與水湧

婦中所難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讁則偕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能顯其名者稟母敎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異焉太孺人始爲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塲倦游矣太孺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戰則請枹鼓以助薤虀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乃壯趣治裝應臺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慙之不如
戕之

聲孫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為無蹊之寶。而華門圭竇。皆為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戚汪之功。豈在皋主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栢舟。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士。佩服義方唯謹。思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何。大懼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時。豈能越春而為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

此尤閨中所難

至而臥遊爲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于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爲孟光之勸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皐伯通之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人曾不豔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爲龐公之偕隱矣

孰得孰失　晉富有辨　可以壽矣

然麗公不入城以全家徙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卽屏居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藿茀耳徙者臺察以有道薦仲醇於　朝將修吳與弼陳憲章故事此何必非藿茀仲醇同學有若方枲甫學憲唐元徵宗伯楊彥履宮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旣藿茀矣而須舟之外皆咸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于百祥者誰哉又況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緻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

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帨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
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轉筆夷猶。塡詞的爍。至其比勘。葢云確矣。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佘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閴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爲留憇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而與城市之人罕覯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卽海內束帛加璧干謁輻輳筆潤有餘遄遄與九族

賓朋仝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君者以閨閤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嗃嗃如也雍雍如也安其荊布有六珈之華屨其脫粟有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小者機杼無不贍皋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于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晉屈子遠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壹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

劬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濵。穆濵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諾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減驃騎。即太孺人之所爲剉薦留賓。隔闈辨友者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盎王。嘗質明攬衣刺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之經也。飲尊不盡。重積之吉也。皆壽道也。古之女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乞余言以祝觴者。汪

太學元霖。於穆濵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也。

文有度。有色。尋常中拈出相夫敎子二三事。亦備是可儀。

○○○光岳樓記

維揚之有書院也。鹺使者刱也。中廢。四十年。侍御彭公以鹺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閎敞焉。布之條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巽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夫管大夫爲責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羣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于商苐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與學使者分士也。寧使鹽筴盛而詩書拙也乎。無

就董子立言

簇簇楓林霜織

何樓落成諸生旣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授簡其昌曰講堂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乎願紬繹家學惠此多士不佞昌三復光岳之義而知其有合于正誼不謀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賛屈原以日月爭光賛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爲泉流貪夫以爲谿壑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爲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爲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津與

抗江都于史遷之上

士而賈心者愧矣

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爲桑孔雖復布被不得論於扳葵之節焉遷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上所以不辱斯樓也舍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畊且養士卽易業吾不虞其艷言商而孰知夫多取之爲貪賈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爲趨時也而孰知夫好遊之爲龍斷也而孰知夫身圖之爲籌筴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爲聖人何知仁義上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爲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棹楔爲師保

矣諸士目擊而道存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雋輻湊茂陵唐生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闢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今天下之利網密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教豈免蒿目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患如唐生萬生之倫者乎此之裨於鹺政者大矣公何謂與學使者分上也請以刻之碑陰

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吁獨不聞人傑之顯地乎。打破利字便是節之所由顯也正誼不謀利豈不吃如山岳哉無令淮揚僨以財利高天下更是揚士所急記殆善言之矣

免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免柴記其疏泉斸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泉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

林下亦白不少但不以斥即以老耳

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騾驛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廻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況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温國者哉是在兎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廷滌煩磯竹里館茱萸沜中葢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

共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為異耳

盡處耶誰肩國事但岩宁有烟波心則不至競躁耳况買山羅玩誰無園林圖畫究竟所受用不在是宜乎　先生拈兩人之得以傲世

天女飛花色香絕異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當有之蓋娑婆外有香積土飯籮邊多餓死人此田非情田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井授佛祖之所燈傳菩提爲種子精進爲耰鉏露地白牛爲作使廣百繇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趙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於仁壽院舉揚此旨石機嗣之所居之處即爲寶坊匡徒領衆數百爲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慳貪

難破天人之供既絕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上人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汀山亦悲禾黍而上人豈闇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倘有大善知識如石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開法席說無生忍爲長生田即展袈裟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因記之

于桑下宿之旨何如然疏自奇幻

〇〇〇淸江主政韻嵌顧公去思碑記

今

皇帝綜核吏治六官之屬分司海内典錢穀關市

將作之事者有　詔臺察得非時列狀以聞自余

在　陪京見所在封章幾無完譽而淮南水部韻

嵌顧公官評裒然爲天下最兹進秩望郎還朝行

矣彼都人士懷公德政乞余爲記昭示後來與淸

淮俱永亦猶金石錄所傳漢時使君碑遺意也其

言曰淮南歲轉粟四百萬石以供天府艨衝巨艦

寄所國　非兵

魚鱗雜遝自淮入河帆檣如織而繕治之役領諸
水部是漕輓爲　國家之咽喉而舳艫又爲漕輓
之命脉水部得其人爲濟川之舟楫非其人爲江
海之漏巵厥寄重矣公始事當黔巫用兵川途爲
梗楚蜀巨材採辦不易公先期命官朱提四出於
是木商響應楩柟杞梓蔽江而下以副所須鮮有
操其急而縻水衡如往事者公之利用豫也署當
孔道城有狐社有鼠憑藉爲姦良民善士疾首結
舌公廉得渠魁或寘之重典或捐之通衢彰癉既

可鑄金石

上無士而胥者自可

明人知改步淮之民靡弗安于衽席者公之利用斷也工作之弊日引月長廠役侵牟工師束手百八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竇非一朝所破運艘之易敗運卒之途窮莫不繇之公乃親爲簡察詳立科條工無賸材軍鮮剜肉竟公在事波臣不警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嘗自言桑大夫之心計析于秋毫用之算商則誠苛而用之燭姦良有補于國劉士安之出納專任士人吾無徵辟之權而率作勸相使胥吏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幾焉若木屑

作胥而上

竹頭其細已甚吾師其意木牛流馬其奇已甚吾寓諸庸職思其居在考工記一篇耳語既余進而謂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繇乎蓋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計而廉爲之冠吾視公冲然穆然居心若水澡行如雪其視虛脂

兼木屬吏之本

膏餙籃簋直目用細故而不自以爲奇節者故廉以生威而釐弊剔姦無施不效即進而持九流之衡所謂清通簡要舉滯政而措之袵如也奚止虞典之稱若工乎公嘗以劫据多暇與學談經都人

士蒸蒸服其德教故稱述特備云

爲拓實耶爲訣詞耶俱不可知若其議論俱足

不朽

豫則事易集斷則弊易釐勤則功無不成若其

不廉又弊之府事之蠹記中極善闡繹歸重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神宗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舉會稽陶望齡華亭其昌南昌劉曰寧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以兕觥大斗修祝哽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堂構二子皆未及見其大全也其昌年頹半百義激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於羣力延陵之劍當討諾於九原相此豸山寔惟龍額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塋之高敞可

容萬家佳城之鬱葱能礙白日信龍廻虎俯暗合
青囊天作地藏無論石窌者矣公之諸子孝履中
含輩以爲是役也
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苑裘之上
經始於逵生而連岡之崇焜燿于繁錫豈以墓祭
祠自不可少
非古忍令野處無祠將秬鬯二卣委君榮于草莽
生芻一束問賓至於水濱必於樂哉丘也別起福
庭則寬兮歸來儼依華屋蕭家師儉何取烏斯革
段飛雲錦
而翬斯飛宋玉招魂可無蘭爲橑而桂爲宇若堂

封。若釜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鐫於冀
冀之廡豈惟孝子慈孫進醽糒乎有所且使門生
故吏薦藻芷而知歸矣或门此地西望軒皇鑄鼎
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宣平同姓將因應
願再來否則殷室鹽梅何以騎箕乘尾商山羽翼
終然訪石尋松斯墓爲蛻骨之仙都斯祠即妥靈
之眞宅清明火冷陋西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遼
陽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久爲賢人之大業不
朽則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瓊礎瑤粱。蓮楹藻棁結搆既整釆餙更鮮

○○○酒顛題詞

淵明怒醉與漁父獨醒正言若反卽復餔糟歠醨所謂寄大夢於梧棬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顛何容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圖南之愛睡皆眞能顛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故凡夫醉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茂卿深於法喜故爲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顛請從酒誥入

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以酒自逃其顛較勝。

後半固連之若鋤蘭亦誅拔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纓俾之剖竹已脫穎矣而薦士者爲當門之蘭所薦者亦有批根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甕息也今者作符漢東獨標廉善顏其廨宇曰飽菜軒以彼才情雖叔夜餐霞不足爲其秀子卿齧雪不足爲其貞菜則安取焉將藿食之憂殊異肉食之鄙而淡然無味乃爲天人之糧耶其義則具陳徵君之記矣

因爲題牓而漫弁數言。

葵藿之忠不伸，有飽菜而已。○淡然中却有新色。

○○○玉竹塢詩册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觸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爲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荆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爲竹塢多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休以死不可唁以官是爲天地正氣與段太尉（段太尉名秀實）安金藏（唐太常工人剖心明中宗不反者）足比肩鼎足立耳嗟乎平津（公孫弘封平津侯爲漢相）之客怙勢排賢一轉眼間富貴安在

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侍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聞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語云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落得爲小人如揚倭滁之白李南陽王竹塢之明郭宗伯不謂正氣偏在人士怪哉

莫怪同朝只是竹塢利害不晰身家之念太輕耳

議起

卷之二

○○○讀衛霍李廣傳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爲傳善寫畸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旨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曾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爲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此益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

衛青天幸李廣數奇夫復何言

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于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嫖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係將畧

詼諧舊習
在所低昂
文人之言
如是如是

游毋然

則吾以爲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昝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葢有激云爾

初生之犢凌虎氣以未試王也强弩之末怯繒力以屢挫餒也以貴戚而重以權以疎遜而束

之功令功之成否寧待辨哉君相造命或者君所重天亦祐之耳

推勘處頗沉入而暢達

大關鍵

○○○救荒弭盜議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爲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爲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

雄

治人固難

可以耕饑寒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構也使國家樹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磽爲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拏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庄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傭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俟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

利害井然

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習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

之猶足以効而況倚賴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日轉災爲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水旱頻仍而徵求如故病在疾視蠲貸偶下而阻隔如故病在中飽況民流而課復責之里甲有胥逃胥荒而已安知所爲轉敗爲福哉

引云直如弦也

星海潘公傳

語曰曲如鉤爲公侯直如弦死道邊以余觀於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射宮以博雅籍籍稱名士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儕偶齊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氈竟不自保以侘傺死此海內憐才者所爲五嶽方寸也跡其生平坦衷負氣無柔腸媚骨與人交洞見底裡酒後耳熱撚髯抵掌或獨往獨來突兀自致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窺瞯察見眉睫躡

殊洩才人類加以此

誰承甬如是以爲狂也亦宜

儒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逢人輒作莊語非狂也婁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于公則固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杜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請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繇此余友黃明宇令慈水中考功法語牵公公既廢數年黃訪余菰蘆中黃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乃市義好修之槩具公子震開狀中前令楚黃金公者以尊賓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歿

司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蚤、晩而結山中之契、公既歿、又習於震開、嘗歎公爲古之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敘論如此、

跼蹐者、博士耳、乃目以狂哉、然當其以言詩直對監司處、似桀民悅、則固古之狂也、噫一博士亦不容直、乃如是、

刻書精巧
幾于宋梓

○○○八林引

叅軍莫星卿之纂八林也予史十七俳諧十三安絃操縵頗存志惟之言提要鈎玄亦嚴非聖之誡可謂斲輪妙手秘枕深心且秩同貝葉字比蠅頭散爲精騎之三千攝入魚腸之一七雖金題玉躞時爲書蠧之遊而錦軸牙籤無取汗牛之重昔鄴侯之架已富鮮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照詎若須彌芥納函谷丸封十年讀而怫如三篋亡而無害若斯編者哉君爲吾師方伯巾江公之從

予憶當舞象之時已有亡羊之癖薄游已後夙好彌敦今且膏腹笥以出疆卷書厨於行槖綠水芙蓉之標將依儉府山色秋光之句見賞乗崖豈不稱俊逸之叅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是王駱短行尚覺王駱有其艷而遜其思之其骨

山陰道上
雲[illegible]

○○○畸墅問水詩引

陸子之有畸墅也開三畝徑搆百尺樓芰蓋經過荃橈來往豈惟背山臨水倦遊子之忘歸抑且掞藻摛辭挾墨卿而標勝若乃芝房菌閣撫雲日以蔽虧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偏饒非畸人之匹敵也雖然使淵明之秫田無秋仲長之場圃鮮穫將牢醴不設乾餱以慫漫謂泌可樂饑斗能泥漿是使主人孤脉於一丘而勝侶共遠於十日矣適者天不降康雨乃狂若河魚大上再勸

太史之書螺盤宜禾不厭野人之視陸子雖食乎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為豐之玉吾聞何伊尹之訪袁安蓋困臥雪子輿之勞桑戶亦為愁霖茲張太史諸君子問水之詩所為作乎陸子曰士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圃之未荒豈瓊瑤之不報應臻空谷響遏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帙於戲扣角而歌碩鼠何甯戚之難尋鼓琴以試遊魚知鍾期之匪遠讀此集者可以論畸墅賓主之際矣。

筆底之花不必夢生故熳爛刺日

措筆成繪豈止工組之詩

○○○錢象先荆南集引

余徙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陁紆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已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靜如練

黃鶴樓固雜以一卷綷

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爛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觀故也荆南集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必傳蓋元敏嘗官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

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逖之鄉，謝靈運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音，雋響如荆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大溪非聲山非色丈室而函大千刹那而再撫華藏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不知象先能佐余以詩否也。

九嶷出雨餘之色，二湘弄風裏之紋，何必波撼岳陽氣蒸雲夢

花比鳥韻
關解可人

毛司理詩册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載聲徹九重謁帝有期登仙匪異郡伯張公馳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嚶其鳴矣共懷出谷之聲偏其反而已戀茇棠之蔭雖寵叶弓旌不灑大夫之泪而誼敦淡水難分益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贈什青雲直上臨岐路以彈冠皓首爲期願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緌論交揭日月於肝膽唱于相唱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遠埀郡

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用成語絕有化工。

此葉刻不可少

○○○汪然明綺集引

汪然明爲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虛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閒有魚玄機薛洪度一二輩亦入游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閒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詩强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禪悅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石腸而周韶龍靚手錄其詩將多艷曲公豈不能

妾婦有夫夫妾不似夫夫中多妾婦

爲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中能取蓮花鑒也當門之蘭蘐如頭目激也且夫冕而椎孰與髻而慧我爲匿瑕而使人匿彩恐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讀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綺同類而並稱之也故爲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矣

高千里晩節何似在蜀託薛濤以傳則正恐詩

之不以綺名也。我歷蝦二句，益見豪士胸襟

豈哉循吏

吐歟

○○○林裘齋五十詩冊引

裘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雕龍瑤林玉樹衛叔寶之神情干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裘克紹囊穎見奇結髮登　朝靡施弗效筮官宰府華貫近於鳳池展采秋卿尟譽籍於鳩署判如山而不動門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國大夫文無害乃漢庭老吏馳其熊軾邈矣龍城公就路益開叱馭甚壯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春月之間頌聲大作九萬里扶搖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猗歟

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津相遇主之歲攬揆初度隔天一方長公長明殷念壽祺有懷明發望粵嶺雲恨無仙家縮地之術托羅浮鴈且附詩人如日之篇庶諸長者瀾翻綵筆可代綵衣而家嚴君唫咏瓊章如親瓊樹一聽足音於空谷郎解羈思於殊鄉何須句漏覓靈砂便是華亭鳴和鶴不辭下里用祝大椿云

潤花谷草
幽麗可摘

千午臺銖兩必潔天孫錦絲縷皆奇綺思雲興駢句霞炳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欲墮剎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絚而覩并王陽望棧而廻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此疏便是慈航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刹刹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在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爲若而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願乎宿桑非至人所戀而茇樹亦後代遐思瞻祖咨者既作希有想皈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即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苔蘚開房即祖之方丈室恐視其日就傾圮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

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
堉捨武丘之千間麗藴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
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
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諗於檀施者
莊嚴明淨巍然七寶臺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其傳永也璧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文以詑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此開不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靈山一會可矣

傳永施普二一語。正無上諦。可破貪痴。

離靜法動
真心乃見

〇〇〇原心亭銘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冰膈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宗以靜為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竅于真性檻馬牢猿彌增躁競以動為心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色縱橫隨波逐浪醉死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為要

旣識眞心。觸機是道。糟粕非粗。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于此可知。旣巳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丹書並尊。

尋心于血肉之內。直指其持守之要。萃精于心學者

綠山王太史像贊

氷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盎兮如春肅兮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墜疾惡如仇振衣千古撿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墳丘單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劘鹿角聲動驪頭鶴鳴子和克紹箕裘曾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年戀懷杞人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旣立大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繇

後裏春秋鄧西府之案係也

太史長才未伸世具悼惜讀起數語更惻惻于人之云亡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巖巖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爲繩茂叔之胸中灑落子輿之壁立巉巖聖脉獨丼關學大典自南自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瓴其隱也太華增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圖將金鑄於

帝廷者耶

一箇老道學却恐眞契聖脉帝廷不得儔也

宇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顙而豐頤爲有道之腴是白袷而方袍則隱德之儒于思戟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容數輩而貯羣書人以爲受計倪而耦陶朱我則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是爲髯奴是爲大腹賈一筆現出

諸德祖像贊

阜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書史墨卿五雲彩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昻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寫其心神

此中固是難測地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弁卷首復爲題之

元氣爲舟才情爲柁泛學海之淼漭遵驪淵而得

蹈綠簑青笠製荷芰以相來空鉤意釣棄陽鱎而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知非磻溪之倫應是玄眞之伍

○○○周公美像贊

斯跡不得其人可思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譬經而顧曲者耶吾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甘否者耶吾訪之苕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晝史

能寫其外之癰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前四段隱躍以深其想後則疊疊以著其品之奇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翺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練百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也後困于積薪木老懸車惜哉于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讀之知是一廉靜人

陳允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入五侯之鯖也朗然而不癯以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爲禮法士而嘗遊于醉之鄉鼇君家有孟公有仲舉而立乎其中央

描其勁骨亦寫其遠神

殆此似勝
寄蘇

祭吳澈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子瞻之舊踪將買田宅以偕處亦依箕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坷坎壈之相似而生死歌笑之地亦異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澆風尸祝不忘者有居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練之鋒蓋能爲蹇諤者不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

典雅工麗
門六能手

屢躓而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遯者息北山之勞悴依南岳之龍從朱夢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素車丹旐已即於谷堂之封人物眇然天不慭遺一个人琴俱喪余難贖以百躬憶在壯歲同舉南宮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以自比於不材之木而公獨抗論謂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既爲余而爲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即余所讐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千載時尋米舫之蹤豈意夏間之良覿遂爲終古

之長恫嗟乎富貴壽考轉盼成空惟竹帛之可托
垂令聞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慟
者良友之私悰感逝波於川上懐絶調於郢中對
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樹懸徐君之劍也巖巖紫電地酒玉兒之泣也
的的紅冰

足知己

奇麗

○○○祭陸君策孝廉文

嗚呼咸齋兄竟止於斯耶念余與兄望衡數武敦莽三益林居以來匪朝伊夕無奇不賞有疑必析酒罏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衎衎笑言啞啞大志爾汝遥爲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腸托以肝膈自甘而苦時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傳巷語或寬室謫塡膺抒憤彈冠忘懌骯髒悲歌牢騷慰藉孰交而市孰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允赫筆花匪夢腹笥爲癖百韻瀾汎千篇膾炙遇方

爲珪著員成璧談天之口佐以嗢噱北海尊開太丘道開軺輕艑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柵翡輿琴墨卿寄情歡伯任達風流人豪氣虎守相諸侯過廬必式隱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珍帛腊埋沒連城摧殘六翮厭緇化素甝玄守白不以五斗易此百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彫陸崑隨斯斬之血衊奪以泉石邑喪國華神乖善積追惟疇曩形影相惜三月爲睽千秋永隔余友不數贖身難百談容可想勝事陳迹送往事居余

祗敢什酹酒霜天灑淚列霖聽此哀些來享而歆
山陽之笛悲以傷

[illegible]集 [illegible]

識類風之瘢

祭潘文學六潤文

世衰道喪友于誼缺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蓋或有伏於床第而禍多生於饕餮牝雞晨而鴒原愁雖刀角而荊花折小者至於鬩墻而大者可以喋血剝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鬩一田薛惟六潤之二難與古人而爭埒觀其躬無常衣財無專鏑跡蛩虛以相倚聲塤篪而不絕宛痌瘝之乃身而奇羸之弗屑雖發每之分均且自愧以爲小慈而況細人之簧舌壑於怡色慈幃舞綵北堂依依烏哺

翩翩鵰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噴而必藏其諱也欲以寬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母氏之驚惶則道路爲之心瘁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蘊氣生風懷仁爲質神鋒遒上藻思馘郁脫紈綺之紛紛抱遺經而屹屹故當元氣摶而遐舉豈惟擠高陽而孤出然而名不掛遐舉壽不過四十此又泉源所飲恨而親知所於邑也其昌誼切葭孚情敦淡水感至行之可儀痛哲人之蚤瘞敬抒哀辭以薦沼沚

由薛無人。能無諸君存而斯人千之恨。

能脩割帖邪游從成理故然

太學澹菴吳君墓表

余嘗讀宋吳文肅公狀謂公之高曾世修處士行。以平糴爲惠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果生文肅公以開吳云後公十四代而有澹菴君抑何恂恂好修不墜先美也君幼有至性穎敏絕人從厥考理間君閭餘姚王氏學已知向往於里中豪少年綺紈聲色之好弗喜也自署曰澹以見志既入成均習日游當世賢士大夫而其意益廣曰割帖俗學不足學學求濟世耳不能濟世亦且濟人几几伊吕

聯人處雅

紀處似鑿然可聽不異支詞

何益稍以心計佐其素封之資家以大起乃務發其積以濟親族之急嘗築室廬百楹以居子姪之貧者死不能葬君爲卜塋城以安之先是里間公以君請歲捐錢三百緡爲德於族君當官而日加折焉葺宗祠者一建橋梁者六御良家女之爲妾而遺厥父金者一賑其家令毋鬻子者二旣質爲臧獲而遣歸者四游白下游檇李游雲間後先得輸贖鍰而出久繫者不下數百人戊子歲祲設糜施藥所活饑夫者不下四五千人而君之願未始

指介權當

瀟也晩而喜釋氏之學嘗曰龐居士擲家貲於湘流求明壽馨竭公帑以放生吾衷而行之散吾世之所積而不沒先君之財吾之爲德如是而已君爲放生臺曰生生其沒也無恒化或曰有冥報云

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鄉也士知有朱氏學不知有王氏學又何知天竺古先生且夫釋氏之言施也儒教之言惠也令出于愛利人一也君處儒釋可謂兼之矣吾又聞新安重數家言蓋自朱子蔡元定爲之故其送徃每爲忌而多畏始君奉理問

衎車識

公車歸客有爲外喪不內之言者君正色而絕之曰吾何忍流之于野寧不利于燕孤巳矣殯埋問於正寢亦無陰陽之忌嗚呼公之持正不回如此豈惟惠人哉君之子太學好德而文謂當世之作者如黃宗伯輩爲志若傳聲施不朽而屬余表其大者勒之家廟俾世世作求焉

嘉其簡而不纖約而能華

何必瑣瑣
而生平已
覺

○○名字陳公墓碣

公名應鍾字天寵繇先世軍功襲杭州前衛指揮僉事以才守兩司鎧仗再督漕艘一領營兵再綰衛篆其最著者欽總臨觀時不妄殺邀功語載招寶山去思碑滇爲利藪公繇僉書佩都閫印矣而處膏不潤脫諸生殊死而峻拒暮夜之金蓋有古名將之風焉會求終養翟太淑人不得遂以萬曆戊午三月丁丑病卒雖臨沅叅將之命旋下而不克用惜哉公生嘉靖丙寅五

月壬戌得年五十有三配邢封淑人子一弘濟

郡學生有孝行

銘曰不殺爲仁不取爲廉名將所難公也則兼是

惟京兆之阡

挺然悍然文亦勇而廉

恩可安體魄足矣營營後禍況舉世大惑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頗文俊董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歙而歙之慈親孝子惕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金注者惽也程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什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且以埊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念也程之在歙者皆著姓而汊川之程則自唐中

精評

丞溧始宋時則少師珌有洛水集行於世數傳而
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
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
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駔儈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
筆故家游繙經閱史幾於遷業九峯蹷之夲家督
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迺修息吳越閒鮮
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盎出納在手高
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羸
一縮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

鄉約不爲鄉掾亦鄉之良

屠稽者友于睹矣祝黄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審有幹旋或捐槖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禽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輟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譔仁壽堂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逋者蠲疾

者葬亡者積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為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媾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家敢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劭富爲仁義附猶惜其生之有涯

殊致悼惜之意一銘尤甚